



题记：如果花开的时候，你停下足仔细端详它，你会听到花开的声音，因为每朵花只开一次。如果年轻时，曾有人把你刻在心中，你该无比珍视那一颗纯粹的心，因为这样的青春才无怨无悔。

通往天堂的口哨声

■杨箫瑟

他走了，走在清明细雨中，走在暮色残照里，走得如此匆忙，以至于我不敢相信那样生龙活虎的生命从此寂然无声。

那年春天，从同学群中得知他住院生命垂危，是我在20年同学聚会后第一次得知他音讯，却没想到是噩耗。

许多年过去，他从我生命中轻飘飘地走过，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只是偶尔听冷雨敲窗，看月下竹影，想起自己的花样年华，耳畔又依稀传来声声口哨。

我的高中生涯，注定离不开这口哨声。与他初相识，是上高中的第一天。彼时还没分班，我报名时见一个穿着军裤、扎着皮带装得很酷的少年，吹着口哨微笑着看我。我素来是不喜欢嬉皮士的，也不喜欢装酷的人，觉得他幼稚，心中很排斥，理都没理，径直走了。一路上，听到声声口哨，我没回头。以后的日子，在我上学的路上，在下晚自习回家时，常常会听到远远传来的口哨声。

高中三年，口哨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所幸我们没分在一个班，他在我的隔壁教室。但我坐在邻近走廊的窗边，他时不时带着几个同伴到我的窗前，吹着口哨，摇头晃脑地走过。彼时的我正沉浸在《红楼梦》中，有着林妹妹的多愁善感，自己那满腔幽怨都无处诉，哪里有空看隔壁的少年？

或许我的冷漠伤害了他的自尊，或许他一心想引起我的注意，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他便开始疯狂报复，先是给我起了“黑妹”的绰号，继而在我窗前贴上黑妹牙膏标签。课间休息时，他总是纠集一群男生分列走廊，我每每走过，他们不是吹口哨，就是在背后嬉皮笑脸地大叫几声“黑妹”。

那时，“黑妹牙膏，清新爽口”的广告词风行。他是性情张扬的人，有些飞扬跋扈，在年级里还算是个“娃娃头”，颇有号召力。正因为他的恶作剧，从此那些调皮的男生便在私下里叫我“黑妹”，还戏称为校花。

我从小读唐诗宋词，心高气傲，哪里能容别人对我评头论足？我美也好，不美也好，岂肯让这顽劣的少年来亵渎？自此之后，我恨毒了他，更对他没好脸色。

某一个周末，我与人起争执，心绪欠佳，上晚自习迟了，骑着自行车匆匆往学校冲去。半途中，他突然冲了出来，欲言又止，欲拦又怯，我气鼓鼓地瞪了他几眼，头也不回，风驰电掣般赶往教室。

那时的我从没想过，青春期的他有着怎样的烦恼？只是恨着他的无赖，恨他扰了我宁静的生活。

时光如梭，不觉已到高二下半学期。一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来到教室，发现抽屉里有被人翻动的痕迹，分外恼怒。仔细查看，日记和信件似被人偷看过，日记扉页里夹着一张署名“乌鸦”的纸条：“箫，你不要一直冷冷的，拒人千里之外。我们对你是善意的，希望你快乐！”

这张纸条是不是他写的，我不知道。只是它很偶然地藏在我日记中30年了，跟着我从家乡辗转到十堰，跟着我从少女到中年。发黄的纸片，黯淡的字迹，藏着一颗少年纯真的心。

纸条事件过后，我不再故意满满，却也从没给他一个笑脸。那远远传来的数声口哨带

走了逝去的时光，转眼间高考结束，我们来不及告别青春，便已迈入沧桑的中年。

那些年，我离开故乡，独自在十堰打拼，渐渐生根，如同移栽又返青的花木，挣扎的滋味，一言难尽。经历世事沧桑，只觉得青春恍如一梦。

偶尔回乡，街头撞见，他还是不敢跟我说话，远远地，我又听到数声口哨。听人说他命途多舛，经历很多变故，心中深为之叹惜：生活改变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若时运相济，他是可以干点事的，可惜一块硬石头被磨平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再见到他，是2011年8月高中毕业20年同学聚会。那一天，91级一百多个同学从天南地北赶回，在老家欢聚，大厅里摆了十多桌。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隔着二十年的光阴，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暮色四起，曾经姹紫嫣红的少女也谢了春红。老同学相见，千言万语尽在酒中。要说我天生酒量还是不错的，只是素来体弱，禁不起猛酒。盛情难却，一桌桌的同学过来敬酒，我有些招架不住。等到他过来，我已有些微醺，实在不想喝。他站起来说：“只要你端杯，我便喝两杯。”我默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晚上在河边消夜，摆起长桌筵。酒还原了他少时的心境，终于忍不住一吐心声：原来当年他曾去十堰悄悄看过我，也曾多方打听我是否幸福。知我生活安稳，便没打扰。

他醉眼朦胧地说：“你晓得吧？我找的媳妇也像你一样，身材高挑，长得排场，甚至个子比你还高。”我笑着打断他：“那就好。”

因不胜酒力，我起身离去。他以为我又生气了，追出好远，要送我回家，我一口回绝。回来的路上，依稀听见几声口哨。

再听见口哨，已是他逝去后的那个清明。那晚在故乡月弓池边住，凄风苦雨，春寒料峭，半夜风声雨声大作，窗外传来窸窸窣窣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坐起来开灯，那奇怪的声音依然在窗台上，我顿时毛骨悚然，接着听见几声熟悉的口哨从窗台向远处地母庙飞去，然后四周悄无声息。

受此惊吓，第二天我开始生病，直到清明过后才好。也许这是他从天堂发来的口哨声，想用恶作剧方式与我告别，就像少时那样。

年少时总是懵懂无知，我曾在他逝去后无数次忏悔：如果那时我懂得心理学，能理解叛逆期的少年百般挑衅是为啥，如果我能用温言软语对他，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他人生之路开端会不会顺些？其实，他只是想引起我注意，希望我认可，可我决绝地将少年一扇通往春天的门堵死。

他逝去后，同学希望我为他写一篇祭文，我迟迟不敢动笔，青春期那些纠结的故事千言万语又怎能道尽？当我终于读懂他的心思时，那声声口哨已通往天堂。

他中年早逝，抛下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我曾托同学找到他的妻子，愿尽微薄之力帮扶，想给予她心灵慰藉。这也许是我此生唯一能为他做的，只愿他的家人安好，他能在天堂快乐无忧地吹着口哨，一如少时。

（作者地址：十堰日报社）

怀念母亲

（组诗节选）

■王征珂

亡灵开口

四月是亡灵开口的时节
天堂中的母亲，想起了她的儿崽
她驾雾腾云，飞抵尘世
她还是湖南省高音
她还是辣椒脾气
她还是连珠炮发问——
“烟戒了吗？”
我说“戒了”
几颗熏黄的牙齿
暴露了本性。
“酒戒了吗？”
“戒了戒了”
墙角边站着
一大群酒瓶。
“对堂客么样？”
我说“摘星星”
我说“摘月亮”
我的堂客，年纪还轻
手指皴裂，鬓染白霜
从天堂来的母亲，叹息
像一根长长的鞭子
抽打着儿崽

马灯

江汉平原，黑黢黢的小村子
天不亮，母亲就起床
她起的，比喜鹊还要早
她在黑地里，提着一盏
明晃晃的马灯
母亲知道，我是半个瞎子
喜欢迷路，喜欢
深一脚浅一脚
在地上摔跟头
有时是大跟头
我从远方归来
从黑地里晃过来
朝母亲走来
明晃晃的马灯
照着母亲的泪眼

给母亲

因为你，我爱着地球上
这个小小的村子——
袅袅炊烟，扭着细腰
在桃园村的天空舞蹈
你为我烤的红薯，埋在土灶
你给我煮的南瓜，滋滋滋滋
喷吐着诱人的芳香
哼唱着乡间的小曲
你的粗茶淡饭
胜过山珍海味
而当夜晚降临
牛进牛棚，猪进猪圈
我怀念桃园村
我酣睡的每一晚

（作者地址：国药东风花果医院）